

倾听卡夫卡

薪尽火传

蛇的琐事

北京有个金太阳

桑烟为谁升起

读
文
译

幻视中的完美

李振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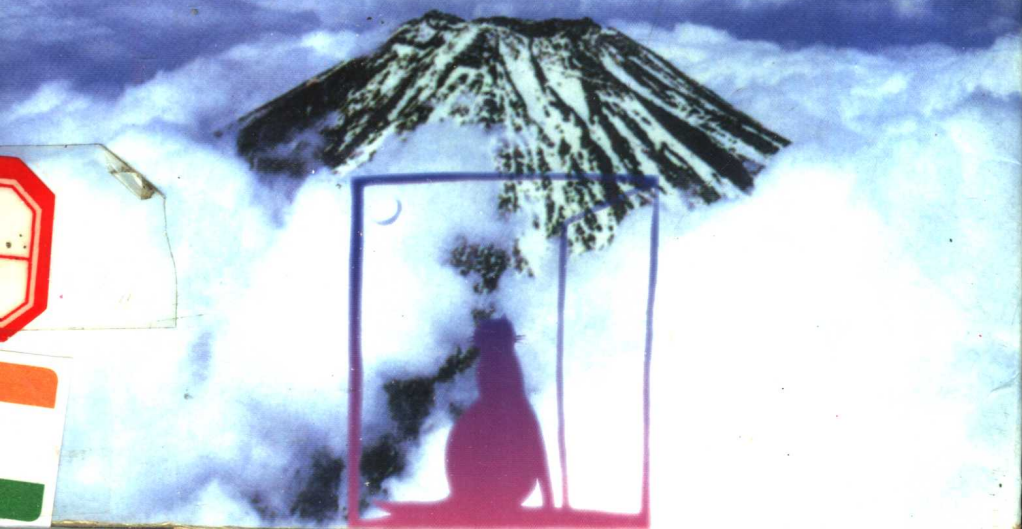
幻美的心影

傻子眼中的一场战争

张爱玲的门第

东京的乌鸦

地坛上的生命沉思



幻视中的完美

李振声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视中的完美/李振声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53-1

I. 幻…

II. 李…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76 号

幻视中的完美

李振声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07 千字 印张:9.75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5.60 元

读译文丛

第一辑

末班车

纽约文化扫描

塞纳河畔

杂览主义

同剖诗心

第二辑

惜别樱桃园

摩登者说

文坛剑戟录

袖手清谈

寻找丹枫阁

第三辑

独轮车轮

四季风铃

书林拾叶

缩略时代

幻视中的完美

时代：阅读与仿制

红楼非梦

艺文六品



生命的履痕(代序)

魏

文帝曹丕的宏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相信读过点书的人都已耳熟能详，但就在这段宏论发表的当初，他的胞弟曹植就表示不买帐，并在给杨德祖的信里有意大唱反调，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其实，曹植作诗作文要胜出乃兄一大截，如此小视文章，多少有些违心和矫情。这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参政的权利被乃兄剥夺殆尽，心中压抑，借故闹点情绪，所以这话只可以当作气头上的话，不必当真。

写点文章，出本书，自然不必像魏文帝那样说得冠冕堂皇，因为自视过高，分量太重，就会有拔高超载、名实难副之虞。但也不必自轻自贱。

萨特在《词语》中写道，无意义的语言虽说仅仅是一堆物质的声响，但它起码证明了我们作为非物质的存在。这话说得不错。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

对我而言，写文章，一如我当年还在乡村老家那会儿平头荷锄的日子，无非也就是另一形式底下的一段生命的履痕，一种生命的寄踪。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不过是为了增加点生命感和自信心。

说到萨特，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在《文汇报·笔会》上读到的董鼎山先生的一篇文章。因为萨特的书毕竟是我曾经喜欢过的，堂皇点说，曾经构成过我有限的读书生涯中不可轻易忽略的一页，所以凡是提到萨特的文章，也就会不由自主地连带着留心一把。这篇恰好谈的是萨特。董先生的文章写得轻松，又大多写的是我所陌生但又愿意了解的外面世界上的人和事，所以平时是喜欢翻读的，但这次，一读之下，心里却隐隐有点不舒畅。文章介绍美国一家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压根儿撇开萨特的思想学术不谈，而大谈萨特在个人隐私上如何如何的不堪，如何如何与布洛娃沆瀣一气，串通好了作奸犯科、渔猎女色……也许萨特在私人生活上的确是一无是处的登徒子，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在思想学问上也同样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是两码子的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人品固然重要，但思想和学问同样也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他主要是通

过他的著述来表明他的劳绩和影响世界,人们也主要是通过读他的书,而不是靠排闥进入他的内室去接受他的影响。他萨特在著述中作思考和提供思考之余,在个人居室中仍能时时处处做到五讲四美固然很好,不讲五讲四美,其实对我们也无妨,对我们说来,只要你的书写得深刻、真实,这就够了。

什么才是作家跟作家之间的正当角力和公正竞争呢?毫无疑问,应当是凭著作,凭思想和学识,凭你的书而不是别的。去跟萨特比试私人伦理方面是否纯净无瑕、可旌可表,那就可能有点比得不是地方。因为不去注意思想家的思想,反而去注意他私生活的毛病,不去评议他的学识文章,却去指戳他在卧室、浴室等私人场所里的饮食男女,这就不仅仅是得其皮毛,而且简直是只能得其渣滓了。

哲学当然有它自身的特点,譬如,它必须是跳出人类经验世界,跳出常识世界的一种沉思,用黑格尔那个精妙绝伦的比喻来说,它是密纳发暗夜中展开思想羽翼的猫头鹰,跟白昼的日常生活世界不是一回事。但哲学是哲学,生活是生活,日常世界的感性生活却来不得那么多的超越,它要的是日常经验,要的是对当下世俗的粘执。一个人,若是把日常生活弄得太哲学的话,那么,不是迂,就是神经有点不正常,所谓匪夷所思之士。

所以我觉得,我们至多只能深为萨特这位曾经影响过整个世界的思想家,最终也未能跃出人生三界之“俗界”而感慨万端。

话扯远了,赶紧打住。

收入这本杂著里的几辑文字，大多写于最近一二年间，少数的几篇写于六七年前乃至十数年前，编集时重读一过，竟有了点生命奄忽之感。不必说文章如何流自心底，但写时至少要动点感情毕竟也是实情，于是，难免也就有了点珍惜的意思，对那些不再存在的时间油然生出一点怀乡之思。

书取名为“幻视中的完美”，并没有什么特别玄奥的意思，不过是说出了这样一种实情，那就是，人实际上总是只能看到他所想看到的，他注定要被某种自以为“真实”的东西遮蔽住双眼，所以，讲到底，人既无法看到真正真实的世界，甚至也无法看到真正真实的自己。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限定。

与编者吉胜先生的结识，缘于一位从未谋过面的热心编辑朋友的引荐。今年盛夏，吉胜公差云南，北返途中，特意转道上海来会我，令我感铭不已。因为是同龄人，不存在代沟阻隔或语法生成转换之类的麻烦，以致把酒话桑麻时，两人差一点都弄得酩酊大醉，这是我要向他致歉的。

感谢吉胜先生，也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慷慨大度，让我这本杂著有了忝列这套装帧版式大方可喜的“读译文丛”的荣幸。文缘无价，没齿难忘，暂且请受我深深一拜。

李振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生命的履痕(代序) (1)

白云苍狗

怀念雨天读书 (3)

我的第一个老师 (7)

经历 (15)

蛇的琐事 (23)

祖父的石驳岸 (29)

我眼中的好作文 (41)

孩子的事	(48)
附:小梦的话	(52)
黄山纪行	(55)
富春江消暑记	(70)
音乐门外谈	(81)
梦中人语	(88)
旧篋散页	(91)

书之岁华

岁时的庄严	(107)
后乐寮小记	(110)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译跋	(114)
守望诗性	(118)
薪尽火传	(132)
如溪其人,兼序其文	(138)
惟性所宅	(144)
天宏诗集小序	(148)
倾听卡夫卡	(151)
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156)

坐听群籁

北京有个金太阳	(165)
盲人的视界	(168)
王朔的《动物凶猛》	(171)

投《温故一九四二》一票·····	(175)
桑烟为谁升起? ·····	(178)
无时态背后的时间疑惧·····	(182)
地坛上的生命沉思·····	(192)
刘震云的历史观·····	(195)
亦雅亦俗的朱苏进·····	(199)
此“食指”非彼“食指”·····	(204)
傻子眼中的一场战争·····	(207)
《环境戏剧人》:一个当代城市传奇 ·····	(210)
屠城守夜人·····	(213)
编选九五年小说的一点印象 ·····	(216)

张长张短

张爱玲的门第·····	(221)
张爱玲“苍凉感”的成因·····	(223)
张爱玲的“天才梦”·····	(228)
与世界性现代小说主题暗合的 两个主题·····	(232)
张爱玲的语言和叙事态度·····	(242)
张爱玲后来的作品·····	(245)
张爱玲的散文·····	(248)

濯足扶桑

在东京,遥想鲁迅	(253)
《野草》与《梦十夜》.....	(260)
东游杂记.....	(265)
东游说住.....	(277)
幻美的心影.....	(283)
东京的乌鸦.....	(294)

白云苍狗

契诃夫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

人生在世，总不免会留下几道生命的刻痕，这一点，圣者和肉眼凡胎、出将入相的人与平头百姓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刻痕的位置，它在不在地方，歪还是直，显眼不显眼，以及，深还是浅，等等。

收在这里的一组文字，是一个不起眼的读书人，为他自己记述下的几道浅淡的生命刻痕。

怀念雨天读书

据说，住在竹楼里听着雨声读书，与平常日子里的读书，心情完全不一样，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因为至今未能有福气亲验过这样清雅的事，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这倒无意间勾起了我对早年的乡村生活中，一段雨天读书经验的回忆。在七八年考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与一个名叫河泗桥的苏南小村相依为命，乡村生活是清苦的，主要是劳累，但农闲的季节，也可以有几天轻松的日子，这当儿，遇上雨天，不出工，有时居然也可以在屋后石驳岸的屋檐底下读上几页书，骤雨在脚下的一湾河水里溅起一片水雾，将头顶的瓦檐击出一片脆

响，四处弥漫着雨和泥搅和为一体的气息，书就从我的手心底下，一页一页地翻读过去，那些细节，隔了那么多年回想起来，仍能给那个清苦的年头添抹上几分温情。对书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选择和挑剔的，那年头，一个农家后生，压根儿就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名著这一说，手边只要能够抓到什么可以读读的东西，那就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一本书，不知要经过多少人手心的摩挲，才有可能辗转到你的手里，因而破损残败是最不值得惊奇的事。《三国》《水浒》也好，《林海雪原》《苦菜花》也罢，都是这么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干脆无头无尾地读过来的，非常奇怪的是，《红楼梦》我当时就没耐心去读，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印象作祟的缘故吧，时至今日，我还是没能有耐心把它原原本本地通读一遍。村里有个最有文化的长辈，在城里一家卫校任语文老师，家中存有当时早已停刊了的巴金、靳以主编的《收获》，另外还有一本《民间文学》，为了设法读到它们，我几乎是对这家主人的孩子极尽了奴颜卑膝之能事。因为都是借来的书，时限是很苛刻的，记得读高中时，隔夜从同学手里好不容易借得一本《儒林外史》，一夜未舍得读完，第二天一大早，滑了十几里地的泥路，躲在学校所在的小镇边缘的一家排灌机房的雨檐下，才逐字逐句读完的，因为误了课，记得还遭了一向看我不顺眼的班主任的一顿白眼。高中念完，正式回家种起田来，当时看不到生活还会有别的可能性出现，心情自然很沉闷，但殊感意外的是，我居然有幸从上海购得一套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本王夫之注释的《楚辞》，加起来十元多钱，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花过的一笔大钱。

即使现在回头看去,作为我自己拥有的第一批藏书,它们的规格也不能算是低的。尽管当时几乎还谈不上古文底子,不少字句都是连猜带蒙滑眼而过的,但它们毕竟帮我捱过了早年一段最清寂的日子,以至我对这几本书页已经泛黄的书,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激之情,它们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橱里。由于早年的一点读书经历几乎都是直接与雨天相关的,连带着我对雨天也从此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后来的日子,有了跻身于大学教席的机会,几乎天天要跟书打些交道,因为懒得去泡图书馆,并且也嫌图书馆进的书常常不称自己的心,陆陆续续自己购置了不少书,虽称不上坐拥书城,但屋子四周让书堆得差不多转不过身来,却大致是实情。加上生性不喜酬酢,常年以闭门居家的日子居多。书也有了,时间也有了,但不知怎么回事,读书的精诚却远远赶不上早年那段艰难的日子,常常是不及终卷,便生厌倦,辄易它书。有时面对手头脚边的藏书,竟会生出一种不知该从何读起的茫然之感,于是就格外地怀念起早年的那点雨天的读书经历来。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乐土。”宋时陈眉公的这句话,虽然跟我们这个有声有色的事功时代比起来,不免显得消极,但因为还对我的心思,所以还是喜欢。青岛日报三味书屋期届一百,我有幸忝列为它的一名不起眼的作者,虽说文章不怎么样(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但对编者基德学友的一片故道热肠却是深自感铭,再说刊出过的一些文字,多多少少也保留着我这两年读书生涯中的一点影子,作为生命的一小